



漓江年选 品质阅读 恒久珍藏



2016

中国年度报告文学

何建明 主编 丁晓平 纪红建 副主编

何建明《死亡征战》

黄传会《海天魂》

李春雷《女王的金川》

陈启文《黄河源生态忧思录》

铁流、纪红建《叫声大爷大娘》

丁一鹤《东方白帽子军团》

彭晓玲《空巢：乡村留守老人生活现状启示录》

高艳国、赵方新《中国老兵安魂曲》

李球璐《如果青春可以重来——中国超常教育三十五年反思录》

漓江出版社

2016中国年度报告文学

何建明 主编 丁晓平 纪红建 副主编



◆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6中国年度报告文学 / 何建明主编.

—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5407-8058-6

I. ①2… II. ①何… III. ①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63301号

2016 ZHONGGUO NIANDU BAOGAO WENXUE

2016中国年度报告文学

主编: 何建明 副主编: 丁晓平 纪红建

责任编辑: 张谦 刘红果 谢青芸

书籍设计: 石绍康

责任监印: 杨东

出版人: 刘迪才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2

网址: <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773-2583322 010-85893190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大营工业区 邮政编码: 101117]

开本: 710mm×960mm 1/16

印张: 17 字数: 276千字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 010-80584262]

用有生命温度的文字书写中国力量〔序〕

何建明*

毫无疑问，报告文学既是真实记录历史的一种文学手法，也是反映现实、干预生活最为直接有效的一种文体。但无论是历史题材，还是现实题材，都需要报告文学作家的主体在场意识，为读者，更为历史存活现实；更需要报告文学作家的人文审视意识，或者说忧患意识。2016年，广大报告文学作家或走进大山，在古老的土地上挖掘鲜活的历史故事；或把眼光投向底层，将书写的话语权交给永不发声的弱势群体，讲述他们的苦难和悲辛；或胸怀国家和民族命运，努力挖掘焦点和热点问题。他们用实际行动一次次交出报告文学的答卷，把行走得来的珍贵材料凝聚成有生命温度的文字，书写着精彩的中国故事。

只有有生命温度的文字，才能真正书写出中国力量，这是我多年来创作的深刻感悟。2014年、2015年在非洲大地上出现了一场让人类感到异常恐怖和恐惧的瘟疫，那就是埃博拉对西非3个国家的袭击，使得数以万计的人死亡，我国先后派出1000多人赴非洲抗击埃博拉，把这场抗击埃博拉的战役打得很漂亮。这是一个最生动而具体的事例，是中国在温暖世界的一个证明。我觉得，这样的中国故事，作为报告文学作家没有理由不去写。但如何写？必须站在国家、人类层面去写，把人与自然、与病毒的关系写出来。同时要阐发中国故事的精神核心，中国人大度，有气量，能包容；中国人与人为善，愿意帮助别人，对别人的强大愿意虚心学习；中华民族以独特的美德、品质温暖世界。于是，我创作了讲述中国援助非洲抗击埃博拉病毒的长篇《死亡征战》。

让我欣喜的是，我的众多同行在2016年奉献出了一大批有生命温度的报告文学作品。黄传会的作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并且有着浓郁的海军情结，曾经

* 何建明，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

创作了波澜壮阔的“海军三部曲”。2016年4月27日，29岁的舰载机飞行员张超在陆基模拟训练时，因战机突发机械故障，壮烈牺牲。黄传会立即创作了短篇报告文学《海天魂》，感人肺腑。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创作激情源于使命感和责任感。这样的人不写，你写谁？有一根鞭子鞭策着你，要把这个事情写出来。”《女王的金川》是李春雷应邀到青藏高原东缘的金川县采风后创作的一个短篇，一边是很温暖平实的现实故事，一边是很历史很神秘的远古渊源，一同流泻在浩浩奔流的大渡河。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内蕴深刻的思想，波澜不惊的结构，引领着读者进入一个纪实而又文学的生活艺术世界。陈启文的《黄河源生态忧思录》是一部致力于深挖黄河命运和时代境遇的现场调查文本，也是对黄河以及她所承载的中华文明的第一次全景式的深入描述。这是一部有思想的文学抒写，文笔生动、叙事流畅中蕴藏着有价值的思想，以及始终贯穿字里行间的批判意识。《叫声大爷大娘》，是铁流和纪红建深入山东莒县等地，挖掘新中国成立前农村老党员的故事，把隐没在乡间田野中耄耋老人令人心颤的记忆，用报告文学的形式呈现出来。作品中的人物真实质朴，真实地再现了当年的基层党员原始的革命动机和质朴的信仰。这些老党员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岁月中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今天依然无怨无悔，无欲无求，值得我们深思。丁一鹤的《东方白帽子军团》以专业的视角，以通俗的语言真实地报告了我国网络安全领域正在面临的严峻现实，揭露了形形色色网络高科技犯罪分子的丑恶嘴脸。作品重点讲述了网络安全战线的科学家、专家团队如何占领当代科技进步的制高点，不断创新打击犯罪的手段，与黑客们斗智斗勇，保卫国家安全的生动故事。这是一部知识性、思想性、可读性俱佳的优秀作品。彭晓玲的《空巢：乡村留守老人生活现状启示录》以贴近现场的真实性和真实性，全面反映、深入分析了各地乡村留守老人的生活状况，为读者关注这一群体的现实生活和孤苦命运提供了例证，描绘了大时代背景下一幅悲苦的乡村画卷。作者对底层弱者有着真诚的悲悯情怀，这使其作品在朴素的表现中产生了鲜活的力量。《空巢》既表达了作者对传统道德文化和现实社会责任的呼唤与期待，也传递了对生命的珍爱和积极善良的扶助。高艳国和赵方新的《中国老兵安魂曲》，采用“合唱—独唱—合唱”的交响乐式结构，运用深情的笔调，真实记述了台湾老兵高秉涵、山东老兵郑沂家、山西老兵王艾甫，为逝去的战友寻访故乡、落实姓名、魂归故里的艰难动人故事。李碌璐的《如果青春可以重来》则寻访那些曾经扬名天下的少年天才及神童，追踪其人生走向，

对至今仍为社会所热捧的超常教育进行反思……

2016年的中国报告文学，是蓬勃生机与充满活力的，这一年，出现了许多新的精品佳作，也涌现了不少文学新人，收录在本年选中的作品，对于丰收的2016年来说，只能算是抛砖引玉。我们有理由期待，广大报告文学作家在2017年依然热爱生活，行走大地，赞美高尚，鞭笞黑暗，阅读他们的作品，我们定能感受到文字的温度，报告文学的力量。

目录
contents

001 / 用有生命温度的文字书写中国力量 [序]	何建明
001 / 死亡征战 [节选]	何建明
043 / 海天魂	黄传会
055 / 女王的金川	李春雷
064 / 黄河源生态忧思录	陈启文
091 / 叫声大爷大娘 铁 流	纪红建
101 / 东方白帽子军团	丁一鹤
151 / 空巢：乡村留守老人生活现状启示录 [节选]	彭晓玲
191 / 中国老兵安魂曲 [节选] 高艳国	赵方新
228 / 如果青春可以重来——中国超常教育三十五年反思录	李碌璐

死亡征战 [节选]

何建明

妈妈死了，妈妈的亲人也死了，雅尤玛身边的亲人一个个地死去了，但九岁的她却活了下来。在中国医生的手里，雅尤玛挣脱了“必死无疑”的埃博拉病毒侵袭，康复出院那天，眼泪从雅尤玛的大眼睛流了出来，她用生硬的中文断断续续地说：“谢谢，谢谢中国医生！”“你们……救了我……”

2014年春天至2015年春天的非洲大地上，数以万计的“雅尤玛”在中国医疗队的拯救下，从死亡线上活了下来。这是发生在两个相隔遥远的大陆之间的故事。

——中国援非抗击埃博拉纪事

序：“僵尸”复活

人类以为自己很强大，其实在很多时候人的生命极其脆弱。比如我们遇到一种比头发细十倍，只能在显微镜里才看得清的那种叫“埃博拉”的病毒时，几乎没有任何抵御能力。在非洲丛林和河流丰盛的地区，人类很容易被埃博拉缠上，而且几乎防不胜防。这种热带病毒的本事是超级的，一旦它避开可能的防御后，就会将人的骨骼和肌肉之外的任何其他器官及生命组织都视为进攻对象，且无往而不胜，其侵蚀的手段就像鬼子进村扫荡一样。随后，那些进入人体中的病毒细胞，会很快自我复制并袭击人的血细胞，使得人体的血细胞开始死亡并凝结在一起。于是凝结的血块立即堵塞血管，切断你全身的血液供应，接下去那些受感染的器官即刻出现死片，一片片地衰退。这个时候，病毒蛋白质则以不可抗拒的凶残势态，向人体全面发起进攻，其势不可挡。于是人的全身皮下出血，所有孔窍跟着出血不止，同时皮肤和肌肉的表面隔膜开始炸裂，直至生命停止……如此稀奇而令人毛骨悚然的过程，正是埃博拉妖魔得意忘形地灭绝人类的“序幕”。人死了，但埃博拉的使命没有结束，它会潜藏在人的尸体中数百小时，并不断随腐烂的尸体一次次涅槃、复强，并等待着更多的“美味”到来。因为它知道，居住在非洲的人类有个传统：一个人死后，他的亲属和朋友会在下葬时不停地抚摸死者的身体，而且作为亲属还要为死者剖腹，取出五脏六腑，这过程恰使潜伏期待之中的埃博拉有了重新开辟新战

场的机会，于是“大兵团”的病毒开始对付芸芸众生。这一刻，我们人类不用说毫无半点还手之力，就是想躲也躲不过去，结果是一个接一个地死去，而且死相极其恐怖，毫无尊严。

40年前的1976年9月下旬，一向非常讲究的传教士马波罗·洛克拉先生的死及其死状便是如此。洛克拉先生是第一位被世界公认的有文字记录的埃博拉病毒殉命者。他生前一向追求的体面和尊严，在丧失生命的那一刻也随之丧失殆尽。“眼睛、鼻子、嘴、耳朵，还有肛门、生殖器，全都渗血，皮肤爆裂，四肢萎缩并弯曲……比鬼比魔似乎还要可怕。”洛克拉先生的学生这么说。

死在南苏丹与原扎伊尔（现刚果·金）北部巴姆巴地区一个叫雅布库村庄的洛克拉，其葬礼该按当地的风俗举行。他的妻子、母亲、岳母等女性亲属，要为他剖腹清脏，清洗消化道中残留的食物和粪便——据说这样可以清洁地去见上帝。但洛克拉的葬礼才结束几天，他的母亲、妻子、岳母和参加葬礼的其他人，一个又一个倒下，并且出现与洛克拉一样的死亡前兆：发烧、呕吐、出血……之后两三天内，一个接一个地死去，一共死亡18人，唯独有身孕的洛克拉的妻子没有死，可后来发现她腹中的婴儿是死胎。

另一幕因洛克拉先生引发的恐怖景象更为惨烈：那天在洛克拉发病时曾为其注射的修女比塔也在几天后开始发烧，并在七天内救治无效而亡。比塔是个善良而热心的修女，村民们平时喜欢与她接触交往，但这一次大家因此付出了代价。接下去的几天时间里，与比塔接触过的几十名村民紧随其后相继死亡，在他们死亡之前有人被送进医院，可任何药物都无法挽救其生命，结果反倒死亡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了以雅布库村为中心、半径50公里内的55个村庄被瘟疫袭击，有397人死亡。后来当地一家天主教医院的修女们赶紧向政府求救。面对突发而来的怪病，当时的扎伊尔政府也束手无策，立即求助美国等西方国家。美国派出由著名的病毒学家卡尔·约翰逊先生组成的一个专家团立即赴病毒流行区。然而，这次却让经验老到的约翰逊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他根本找不到这一可以在短时间内立即让人命归西天的病毒行踪。一日，约翰逊先生站在雅布库村边的那条叫埃博拉河的岸边，无法纾解内心的压抑与痛苦。那一刻，约翰逊忍不住想起了他祖先在14世纪40年代因一场黑死病而丧失生命与家园的悲惨情形。那场瘟疫中，人类共死亡7500万人，占欧洲当时人口的近半。约翰逊想到这里，绝望地看着从他身边流过的埃博拉河水，

无奈地独自流泪……这一夜，他向自己的政府卫生部和世界卫生组织写报告，在报告中他这样形容：“可耻的、无法防止其侵袭的、比当年黑死病更为可怕的‘埃博拉’病毒，将在非洲大地形成对人类威胁最大而且无法控制的灾难。”

埃博拉由此成名，并成为世界卫生组织列入危及人类安全最高级别的“四级”病毒（艾滋病和非典为三级）。

埃博拉的厉害之处并非单一的致命迅速神奇，还异常狡猾。它来无踪、去无形，轰轰烈烈杀人类一场后又突然销声匿迹，久隐于广袤的非洲密林沼泽而不见。当我们人类以为它久已灭绝时，它又会跃然而出，再来一次“吃人战争”。

有如此记录在案：1995年4月，民主刚果基奎特市及周围发生又一场埃博拉袭击，发病315例，死亡245例，死亡率77%；2000年8月—2001年1月，在乌干达北部再起埃博拉病，发病425例，死亡224例，死亡率55%；2002年10月至次年3月，刚果共和国发生病例143例，死亡128例，死亡率89%……由此世界卫生组织给出埃博拉病毒（Ebola virus）的一个估计：平均死亡率达88%。

“绝对的恐怖和恐惧”“有史以来最厉害和不可治的病毒”“人类的绝杀手”“超级生物杀人器”……埃博拉病毒的名气可谓大矣，超过了几乎所有已发现的病毒。

叫人心惊胆战的还有：埃博拉死亡者中竟然还不时冒出些令你魂飞胆裂的“活死人”。何谓“活死人”？用中国人的话来形容，就是复活的“僵尸”。在埃博拉流行区，据说经常出现可怕的尸体突然会跳起来变成了“活人”，而且像疯狗一样，张着血口，到处追赶所有动物，尤其是人类，逮住后便拼命撕咬，直到你动弹不得，并传染上病毒，成为另一具埃博拉尸体。这绝不是传说和夸张，如果你不怕晚上做噩梦的话，可以用手机搜索一下“百度”，上面有不少埃博拉“诈尸”和“活死人”的图片。我只看了两次，就再不敢搜了。你敢吗？我引来一段利比里亚疫区描述“僵尸体”复活的文字：

致命病毒埃博拉仍在疯狂肆虐。近日，亚宁巴县有两名女性感染者死亡后在被送去埋葬的途中突然醒来，然后居然窜进村子见人就撕咬，造成当地居民极大恐慌。人们称这种死亡后又活过来的尸体叫“活死人”。据专家讲，“活死人”现象就是由埃博拉病毒引起的疾病。患者由于染上埃博拉后，连续高烧，陷入昏迷，而这一症状与临床死亡极为相似，所以有些埃博拉患者经常被医院

认为已经死亡。但或许几个小时、十天后又突然苏醒过来，并且进入一种极具攻击性的状态。这个意识下的病人，将撕咬所有运动着的动物，包括人类和动物。外人看来，这个“忽然复活的死人”嘴角流着鲜血、眼神呆滞，形象丑陋，完全是一具活脱脱的“吸血鬼”或者“诈尸”。通常在出现这种情况时，人们对埃博拉病毒的恐慌加之数倍……

现在，本与非洲大陆远隔万里的中国人竟然与“埃博拉”也有了最亲密的接触，命运如何？这是本书的主要叙述内容——

1. 死神不请而来

在网络“世界旅游手册”上，有条醒目的提示这样说：全球12个最不值得去的城市，非洲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列其前茅。有“驴友”如此说，千万别去这个热带病毒随时送你上西天的地方。不仅如此，那里简直就是一个垃圾场，是座毫无趣味可言的水上鬼城。此外，政变频发，你绝对不知道那里的下一秒会发生什么。远离这个鬼地方是最明智的决定。

如此不值得去的地方，谁也不愿意去的地方，中国援助几内亚的医疗队却已经有23批人员在那里长期驻扎。

说起“中国援非医疗队”，估计世界上很少有人不知，尤其是我们自己。始于1962年的7月3日，非洲大国阿尔及利亚人民经过长期艰苦的反法武装斗争赢得胜利而宣布独立，但随之这个刚刚独立的非洲穷国面临法籍医生几乎全部撤离、国民缺医少药的困境。阿尔及利亚政府向世界求救，因为热带非洲病几乎每年要袭击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许多国家，独立后的人民生命仍然根本得不到保证。出于国际人道主义和对非洲兄弟的友谊，同样正在被封锁的中国政府，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亲自批准下，立即向阿派出医疗队，这个时间是次年的1月，即1963年1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创援外医疗队历史的第一个行动，当年我们向阿尔及利亚派出三个医疗队。之后的几十年里，中国政府向非洲派遣医疗队从未间断过，并且至今已向非洲45个国家派过医疗队，几乎覆盖非洲所有主要国家，我医疗队员人数超过1.6万人次，使2.6亿非洲人民得到了来自遥远中国医疗健康方面的无私援助。“中国”“中国医生”“中国天使”，今天的非洲大地上，中国医疗队的名声传遍每

个角落，非洲人民就是因为这份感情，认识了中国，结帮合力于1971年将中国“抬进”了联合国。在之后几十年里又在各种国际场合支持中国政府的所做所为。我们现在经常听到“中非传统友谊”这句话，很大程度上就是指中国医疗队半个多世纪在非洲播下的可歌可泣的友谊与精神。

有位被非洲兄弟称为“光明使者”的中国援非医生叫乔世辉，他在非洲工作了12年，1990年去时，老乔还只有40岁。“那里都比较穷，但病人多。我每天大约要接待100个病人，我们的医生每人都要负责30张病床，工作量巨大。”乔医生这样描述他这12年中所处的工作环境，“我们的病房通常屋顶是漏雨的。到了雨季，就得用大毛巾堵在漏雨处，如果雨水把毛巾浸透了，我们就把它拧干重新换上，再不行就得用自己的毛巾被，甚至是衣裤。常常一天十几个小时就诊，只能喝两瓶矿泉水。”

“12年中，我得过10次疟疾……”乔医生很平常地诉说这一数字。其实，在非洲贫困地区，患上一次疟疾就可能丧失一条生命。2015年10月5日，诺贝尔医学奖颁给了中国的屠呦呦，就是因为她发现抗疟疾药青蒿素，而她的这一药物被中国一个个援非医疗队带去拯救了数以百万的生命，因此人们称屠呦呦是“真正的天使”。

过去我就听过很多关于中国援非医疗队的故事，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

广东省派出的援非医疗队是1971年第一批到赤道几内亚的。在他们的第六批援非队员中有位叫何贤杰的医生，在工作两年后突发脑溢血，倒在工作岗位上，何医生因此长眠在远离故乡万里的非洲大地。葬礼那天，这个国家的总统夫妇亲自到墓地为逝去的中国医生培土，成千上万人出席葬礼，他们多数是何医生为他们看过病的人。

关于中国援非医疗队的故事可以另著一书。2014年央视年度感动中国人物榜中，中国援非医疗队列入其中，这是十三亿祖国人民对他们几十年来所付出的贡献和在非洲播种友谊与精神的一个崇高致敬。

我们再来把目光落到那个在“驴友”眼里“最不值得去”的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

去过这个“最不值得去”的几内亚首都的中国人和当地的非洲兄弟姐妹们，尽管可以不认识、不知道这个国家的总统是谁或又换了谁，但不会不知道在这座没有

几条马路、没有几盏路灯，甚至没有一辆出租车的一国之都的城里，有座特别漂亮、每天灯火辉煌的中几友好医院。

“这是我国政府援建的，于2011年开业就诊，全院有300张病床，在几内亚是最大的综合医院，在非洲也算得上非常现代化的医疗机构了。”孔晴宇，中几友好医院的中方院长、中国第23批援助几内亚医疗队队长。他在国内的身份是北京安贞医院副院长，著名心脑血管专家。

“我们知道埃博拉在几内亚传播应该是2014年3月24日那一天，我记得比较清楚，因为那一天是周一。”孔晴宇说，“周一这天，医院和我们队里都要开个会，通报一些重要情况。”

这一天，几内亚政府正式向外宣布已经有58例埃博拉感染患者死亡。“在非洲这样的地方，死几十个人，似乎并没有引起当地人的恐慌，人们依然照常扎堆地该歌则歌，该舞则舞，他们习惯了身边有人死亡，有人出生，所以当政府宣布一种新的传染病出现时，并没有出现我们想象中的那种恐慌。倒是我们这些经受过‘非典’的中国医疗队员们重视了起来。”孔晴宇回忆说，“那天作为中方院长的我内心立即紧张起来。因为我听队里的几名医生讲，在中几友好医院，上周接受过两例症状与埃博拉非常相似的病例。第一例是18日进入我们医院的，两天后死了。第二天又接收了一位女患者，那女的还有身孕，没过周日这女的又死了。22日又来了一位男性患者，脑中出血，当时我们对埃博拉病毒都一无所知。但凭经验，也凭十年前我们安贞医院作为抗非典的主力医院，我立即做出了自己的判断：这事绝不能粗心大意，科纳克里可能已经有埃博拉袭击，我们医院也就是袭击的第一个目标。那么我们的医生呢？我们的医院有没有传染上了呢？当时我最紧张的就是这个……”

孔晴宇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嗓子似乎仍然有些发干。当天开会询问的情况确实令人不寒而栗。

孔晴宇用从未严厉过的目光盯着队友、同是安贞医院同事的普外科副主任医师曹广：“曹广，18日的那例病人是你接诊的，你说说那患者的情况和你们接诊的过程。”

一向不把事情看得特别严重的曹广扫了一眼自己朝夕相处的十几名队员，最后眼睛对上了队长孔晴宇，说：“是。那是个黑人，做生意的，44岁，进来后说是肚

子疼，呕吐，看上去不是太厉害。我们初诊后就给他办了入院手续。但第二天就出现了出血现象。这天正好我值班，一早刚到医院，护士就对我说，18床，就是前一天住进的那个商人情况不好。我就马上进病房去看。见他在床上躁动不止，翻来覆去，很痛苦的样子，上前一诊，发现患者已经脑出血了。就赶紧让他去做CT。CT结果证明他确实已经脑出血。当时对这个病人的病情我还一直在纳闷：是啥病呢？晚上听说患者已经没了，死了……”

孔晴宇显得非常恼怒，头也不抬地瞥了一眼另一位负责外勤的队员：“你把这个患者死后的情况简单说一下。”

“那……那人死后，被家人拉回了老家。可……可葬礼结束后，几位亲属相继病倒了，并且全部……死了。”

天！中国医疗队员们紧张得面面相觑。会场一片寂静。

孔晴宇继续追问：“曹广，第二例病人的情况呢？”

曹广：“那女的？”

“前天也走了。”女队员吴素萍帮曹广回答道。她说的“走”，就是死的意思。

中国队员们的眼睛都惊圆了。再没有人敢做鬼脸和开玩笑，包括平时啥都满不在乎的曹广。

“曹广！”

“哎，孔队，啥事？”曹广被孔晴宇的喝令，震了一下。

孔晴宇：“现在我问你，你要认真地回答。”

曹广小心翼翼地：“明白。”

孔晴宇：“你在给那个商人就诊时，触摸到他身上了吗？”

曹广：“那是肯定的。第一天我和盖思姆医生一起去的，患者呕吐时我就在现场……”

孔晴宇立即紧皱眉头，又问：“听说今天你又跟盖思姆为那个刚进来的脑出血者动手术了？”

曹广：“是。今天动手术时，我们的好朋友盖思姆情绪不高，我还笑他是不是因为前天被人顶替到北京参加一个培训的事影响情绪了，他摇摇头，说是周日发烧了，累的。嘿嘿，我当时还笑盖思姆一定是心里不爽。但就在做手术时，我看到了几内亚政府发出的埃博拉疫情消息，因为我不懂法语，问翻译后我心里咯噔一

下，心想坏了，说不准埃博拉已经到了科纳克里，到了我们医院，盖思姆可能也传染了……”

孔晴宇突然不冷不热地：“科纳克里？我们医院？盖思姆？那你呢？我们呢？”

中国医疗队员一听队长的话，全都惊傻了。其实，孔晴宇并没有把最后的“你呢”“我们呢”两个反问说出口，而是用冰冷而严厉的目光扫了队友一眼，特别是曹广和吴素萍。

吴素萍是治疗胃病的内镜专家。18日进来的那位患者出现严重呕吐时，吴素萍与几方胃镜专家盖卡一起为那人做了胃镜，并且在第二天抢救那患者时也在现场。

小会议室里，除了孔晴宇队长的话外，已经听不到其他人的半句话了，大家感觉到的只有彼此的心跳声，紧张啊！

“从现在开始，大家必须高度警惕，绝对不能马虎。在参加就诊时，必须要提前防护，之后要严格清洗……这是纪律，人人都要严格执行，而且相互监督。”孔晴宇最后用异常沉重的口气宣布道，因为眼下谁也不能确定医院连续出现的死亡者到底是不是就是埃博拉患者，可也没有谁能确定他们就一定不是埃博拉患者。然而，从种种迹象看，埃博拉这位具有高超本领绝杀人类的死神已经不清自来。

“24日那天晚上我根本没有睡着觉，因为我基本判断我们医院已经有三例埃博拉患者了，可怕的是这几天里我们谁都没有防范，我们的医生和几方的医生及护士，也完全成为埃博拉的袭击对象。我虽不是传染病专家，可从经历的‘非典’与有限的关于埃博拉病毒的一些知识来看，如果一旦确认我们这里已经死去的三位患者就是感染埃博拉的话，那我们和我们医院的所有人都等于是处在疫情重重包围之中。而凭我的经验，当时我就基本判断我们接诊的那已经死去的三例就是埃博拉患者。你想想，身为医院中方院长、中国援助几内亚医疗队队长的我，当时的压力和内心的紧张程度啊！”孔晴宇如此说。

他的话不无道理。假如——其实后来证明孔晴宇当时的判断完全准确，他所在的中几友好医院18日的那位商人患者和怀孕的女性患者及22日送进的男性患者全是埃博拉感染者，而且全部死亡。“当时在这三位患者入院和治疗过程中，我们整个医院根本不知也不懂得如何防护埃博拉病毒，尤其是我们这些参加诊断和治疗他们的医生，不止一次与患者近距离接触，这意味着他们或者已经被埃博拉病毒传

染。如果这几个参加接诊和治疗的医生感染了埃博拉，他们每天又像平常一样回到大家中间，同吃同住，打打闹闹，搂搂抱抱，这不是全体人员都处在埃博拉的伏击圈内嘛！一想到这儿，我简直毛骨悚然，大汗淋漓。晚上，我把我们在几内亚所处的困境和当时的危急情况向国内的北京计生委和我自己的安贞医院领导做了汇报，同时也希望他们能够帮助我们提供些有关埃博拉病毒的基本知识和防治措施……”

这晚孔晴宇彻夜未眠。其实另外十八名中国医疗队员也是彻夜未眠。大家都在为自己的两位直接接触过“疑似”埃博拉的队友——曹广和吴素萍担忧。在为战友担忧的那份心中还重重地存在着另一种更深的忧虑：曹广和吴素萍大夫每天与我们所有的人工作、生活在一起，万一他们患上了埃博拉，我们这些人会不会也……

“别去瞎想了！想了也没有用！听说这埃博拉比当年我们北京的‘非典’还厉害，死亡率达八九十哟！”

“我才不信！哪那么巧，这埃博拉就悄不留声地到了我们这儿？再说，非洲这地方，怪病太多，咱接诊的那仨，谁知道是啥病呢！睡睡，明天再说吧！”

中国医疗队员的宿舍里，男女队友们有的对着床在黑暗里对话，有的在手机里互发短信，议论着自己的处境和心境。

这一夜大家过得都不容易。

这一夜，中几友好医院也过得不容易。22日送进来的男性患者手术后仍然脑出血不止。

这一夜，几内亚整个国家也过得不容易。在前一天公布自己的国家暴发埃博拉病毒后，身处病毒原发地和最严重的地区似乎并没有人对此重视起来，依然我行我素。政府官员哪里知道，那里处在极度贫困的国民和患者们清楚一件事：一旦被怀疑自己患了埃博拉，必定被强行送进医院打上致命的一针，被他人强行送上“文明的断头台”——当地居民在遇上瘟疫时，饱受了这般“待遇”，因此他们把政府的这种行为称之为“文明的断头台”。

面对埃博拉，穷人如此行，如此为。富人则不一样，他们感觉情况不妙，便会不顾一切、想尽办法地从四面八方赶到首都，找到国家最好的医院——中几友好医院，他们知道，在这个国家里，唯有可能拯救他们生命的只有中国帮建的这所医院和中国医生。其实18日曹广等接诊的那个叫Savane Mory的患者，就是这种情况。他本人就是一位算有钱的商人，当他在埃博拉疫区做生意时感觉不舒服后，立即意

识到情况不妙，便花大价钱雇人将他弄到了首都中几友好医院，以求不死。两天后，这位有钱的商人确实也见到了中国医生，事实上中国医生也极其负责地给他救治。但，由于大家都不知道埃博拉是咋回事，而且世界上根本也没有发明可以阻止这种病毒继续进攻的药物，更不用说如何治疗了。Savane Mory 先生的死似乎是注定。可这仅仅是灾难的开始。他自己的死已经够叫人吃惊，关键是他还害死了全家人，而且把最可怕的病毒，从遥远的丛林沼泽地区带到了首都，带到了最易引发传染的首都最好的中几友好医院，带到了原本与这个国家、与埃博拉病毒毫不相干的中国人中间……要知道，十九个中国医疗队员后面还有近十四亿中国人，近十四亿中国人中有一点二亿人次每天在世界各地与全世界六七十亿人交往着！

孔晴宇平时是个极其冷静的大夫和专家，他是给病人做心脏搭桥手术的一流专家，他的承受能力也是一流的。他接受我采访时说过这样的话：“在最危急的时候，身在其中的高明的医生一般是不会恐慌的，越淡定，自己的能力和专业越能发挥好。”

“但 2014 年 3 月下旬在科纳克里的那些天里，尤其是刚刚得知自己的队员与埃博拉患者有亲密接触时，我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尽管表面上在大家面前保持着镇静，内心的焦虑和紧张其实无法形容。”一年多以后，孔晴宇坐在他那狭窄的安贞医院办公室里，这样对我说。

第二天即 2014 年 3 月 25 日，孔晴宇以中方院长和中国援助几内亚医疗队队长名义，召集中几友好医院全院医护人员尤其是中国医疗队员，宣布：前几天医院接收的“一号”“二号”“三号”是严重的疑似埃博拉病毒感染者，从今天起，医院需要进入紧急状态，一切接诊、接收病人，治疗和后勤等所有环节，必须按照防治埃博拉要求执行。

“你们在原地休息。今天到医院交班的就我一个人去，其他队员全部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得外出，更不能擅自到医院外面去，要出去必须向我请假。”孔晴宇对中国医疗队员们下达死命令。

“有点像关禁闭啊！”有队员嘀咕道。

“队长，我还得跟你去吧。”是翻译罗丽在说话。

孔晴宇点点头：“你跟我一起去。”

之所以这样当机立断地做出决定，是孔晴宇凭自己的判断和经验，因为既然埃